

街角的時光碎片

僑中學院總校 郭靜

清晨六點半的馬尼拉，是被吉普尼的引擎聲催醒的。那些繪著籃球明星或印著故鄉名號的彩色鐵皮車，像一群聒噪的熱帶雀鳥，在擁擠的街巷間穿行。我捏著二十比索硬幣，在晨光與尾氣交織中揚手攔車，司機大叔從後視鏡投來一抹笑意，鍍鉻的車身在初陽下泛著平復卻鮮活的光澤。這種由二戰軍車改造的代步工具，座位密得像沙丁魚罐頭，卻總能神奇地裝下整條街區的煙火日常——背著書包的學童、拎著菜籃的婦人，還有我這樣揣著電腦的外鄉人，在發動機的震動裏共用一段顛簸的旅程。

正午的烈日把柏油路曬得發燙，巷口的halo-halo小攤就支起來了。玻璃罐裏規整地碼著紅豆、椰絲、甘薯和西班牙奶凍，老阿婆用長勺將碎冰敲得沙沙作響，最後澆上煉乳，一碗色彩繽紛的「什錦」甜品便遞到眼前。第一口咬下去，煉乳的綿甜、碎冰的爽涼與豆類的軟糯在舌尖迸發，燥熱感瞬間褪去。我懂得，這份甜裏藏著菲律賓人把平淡日子過出趣味的巧思。

颶風是這座城市的常客。當地人常掛在嘴邊的“bahala na（順其自然）”——並非消極認命，而是風雨中相互依偎的韌性。颶風過後的放晴後，街頭的芒果攤又支棱起來，攤主用小刀把金黃果肉削成花瓣狀，仿佛昨夜的狂風從未造訪。

這裏的聖誕裝飾早在九月就陸續掛滿街頭，彩燈纏繞著棕櫚樹幹，與颶風預警標識奇妙地共處。我常想，菲律賓的生活就像那碗halo-halo，繁雜卻豐盈，熾熱又清爽。當吉普尼的聲響再次響起，當煉乳的甜香飄入窗內，我知道，在這片始終陽光與風雨交織的土地上，總有一些溫暖的片段，拼湊成最真切的生活圖景。



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

觀“中華文化大樂園

——宿務營”《太極扇課》有感

宿務中華中學 何靜

九月的熱帶陽光依舊熱烈，宿務中華中學的體育場內，空氣都蒸騰出氤氳的波紋。一群膚色各異卻同樣眼眸閃亮的孩子，正迎來了他們期盼已久的武術課。汗水，早已浸濕了他們的額發與衣襟，在陽光下折射出晶瑩的光點，而這，正是熱情最直觀的注腳。

來自遼寧代表團的武術老師高老師和葉老師正忙碌著教授孩子們學習武術——太極扇。他們的身影，是這流動課堂最沉穩的軸心。課程從最古樸的“抱拳禮”開始——左掌右拳，環抱胸前。老師講解著這一禮中蘊含的“勇不滋亂”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深意。雖然孩子們聽不太懂，但老師用他們的動作告訴了孩子們，這是一種禮儀。那一刻，喧鬧的體育場仿佛瞬間肅靜，一種跨越千年的文化儀軌，在異國的土地上完成了莊嚴的傳承。

緊接著，是“開扇”的練習。這看似簡單的動作，對於初學的孩子們卻是一門不小的學問。腕部如何發力，角度如何

掌控，都需要細細揣摩。一時間，體育場內響起此起彼伏、或沉悶或清脆的“啪、啪”聲。偶爾有孩子沒控制好力道，扇子“啞當”一聲脫手滑落，但他們永不放棄，重新拾起，那掉落的扇子，拾起的不僅是一件器械，更是一份不氣餒的興致。

隨著練習的深入，那原本此起彼伏而雜亂的聲響，漸漸匯成了一片清亮而富有節奏的樂章。孩子們對此樂此不疲，每一次成功的“開扇”，臉上都會綻放出巨大的成就感。那一聲聲清脆的裂帛之音，不再是單純的音響，它像是敲開了中華武術寶庫的一扇小窗，讓一股名為“太極”的清風吹進了孩子們的心田。

在這汗水和笑聲交織的課堂裏，我看到的不僅是一堂武術課。我看到的，是古老的文化基因如何在新的生命中啟動；看到的，是耐心與熱情如何澆灌出理解的嫩芽。那一把把揮動的太極扇，扇出的不僅是招式與風聲，更是一個民族開放、包容、樂於分享的文化氣度。

此心安處，便是吾校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魯翠麗

一天下午的華文課上，當我們講到“家”這個溫暖的字眼時，學生李嘉敏忽然仰起小臉，眼神清澈地望向我：“老師，你的家在哪裡？”我微笑著回答：“我的家在中國呀。”她緊接著追問，語氣裏帶著孩子特有的執著：“那你現在的家呢？”我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灑灑陽光的校園，輕聲說道：“我現在的家，就在這所學校裏——吃飯、住宿、工作都在這裏，學校就是我的家了。”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是一所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示範校。雖然校園面積不大，卻恰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聽蘇校長說，這裏最初只有小學部，如今已拓展成涵蓋幼稚園至初四的完整學段。漫步校園，隨處可見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們活潑的身影，他們在這方天地裏自由奔跑、茁壯成長。

學校分為英文部和中文部，教師分別在各自的辦公室辦公，各設一名負責人，中文部的負責人，正是我們敬重的蘇志能校長，他總帶著溫和的笑意，眼中閃爍著對教育的執著與熱

忱。每天上午，孩子們沉浸在英文課程的世界裏；午後兩點，鐘聲響起，便轉入充滿中華文化氣息的中文課堂。令人欣喜的是，來中文部上課的不僅有本校學生，還有不少外校的孩子特意趕來，他們帶著對中文的好奇與嚮往，讓課堂氛圍愈發多元生動，像是不同溪流匯入同一湖，熱鬧又和諧。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的院子或許不算寬敞，卻像一個被陽光包裹的大家庭。這裏裝著孩子們的求知夢——作業本上的紅勾、課堂上舉起的小手、領獎時泛紅的臉頰；也刻著他們成長的印記——從怯生生不敢發言，到站上臺侃侃而談。在這裏，每個孩子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如星辰般在夜空中閃爍；每位老師也在教書育人中收穫著滿滿的幸福——或許是學生悄悄遞來的一張感謝小紙條，或許是看到他們突然領悟某個難點時，眼中閃過的光亮。我想，這所學校會一直這樣溫暖下去，在歲月長河中繼續書寫屬於它的教育故事。而我們，都有幸成為這故事裏的人。畢竟，此心安處，便是吾校。

尋“根”記——我的成長之路

丹龍新民中學 謝凱琳

何為“根”？是血脈，是心中悄然生根發芽的情感；是家庭，是故鄉，是我始終難以割捨的歸屬；更是那所我待了十三年的華校。成長路上的點點滴滴、絲絲縷縷，究竟是人生的起點，還是成長的管道？歸根究底，這或許就是探尋“我從哪來”，以及“我將成為誰”的過程。

我叫謝凱琳，出生於菲律賓丹龍市的

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是數學老師，母親是華文教師，二人曾在我就讀的丹龍新民中學任教二十餘載。每當有人問及我成績優異的原因，我總會笑著打趣：“因為我在媽媽肚子裏就開始學習了。”從兩歲踏入新民中學起，至今已是一名即將升入中學四年級的學生。十三年時光，這所校園承載了我成長路上的大部分記憶。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還有兩個哥哥，我們是相互關愛、溫暖和睦的一家人。

幼年時，母親一筆一劃教我書寫漢字，一字一句教我朗讀古文，讓土生土長在菲國的我，也能觸摸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溫度與脈動。這份啟蒙，讓我始終保持著對學習的熱愛與追求卓越的信念。無論是幼稚園、小學、初中，還是疫情期間，即便許多課外活動被迫中斷，我也從未放慢學習的腳步。線上學習拓寬了我的知識邊界，課餘時間，我還協助母親製作華文課件，用文字與創意，為學弟學妹們照亮學習之路。正如古語所言：“以筆為舟，以夢為馬，以文會友，以學致遠。”

“心”是一切的紐帶。恢復線下學習後，我最期待的便是運動會上的羽毛球和乒乓球比賽，賽場上的激情，點燃了我對校園活動的熱情。除了體育，我還擔任學校英文部校刊的副主編。工作中我發現，以往校報的中文內容大多由華文老師撰寫。

於是，我向學生會提議，鼓勵學生參與中文部校報的投稿與編輯，讓文字成為展現自我、連接世界的窗口。全新改版的中文部校報由此誕生，“新視界”的名稱也應運而生。

文化交流是一座無形的“橋樑”，

而諸多比賽與活動則是我成長的階梯。例如，HSK漢語水準考試全面檢驗了我的聽說讀寫能力，也讓我清晰認識到自己的中文水準。但最令我難忘的，當屬陳廷奎基金會主辦的2024年學中文夏令營，這段旅程不僅讓我收穫了難忘的回憶，更讓我對中菲文化交流有了深刻體悟。此外，榮獲第三十二屆菲華傑出學生獎，是對我多年努力與堅持的極大肯定。這兩大經歷不僅拓寬了我的視野，更為我提供了提升自我的寶貴契機，成為我繼續探索文化交流的強大動力，也在我心中留下了獨特而珍貴的印記。

在不同的語言與風俗中，我與他人相互理解、彼此欣賞，結下深厚情誼，也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橋樑。

回望成長之路，我滿懷感恩。感恩父母的無私支持、老師的悉心教導、朋友的溫暖陪伴，也感謝各主辦方提供的寶貴平臺與機會，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每一份成績的背後，都凝聚著他們的默默付出，這也是我不斷前行的動力源泉。

未來，我將繼續秉持“不懼挑戰，樂於分享”的精神，勇敢追尋夢想。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始終相信，只要心懷夢想、腳踏實地，定能在世界的舞臺上留下屬於自己的獨特印記。

每一段經歷、每一場比賽、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用心譜寫的“創想曲”。我願讓中華文化的音符，在世界舞臺上奏響動人樂章。

或許，“根”既是我生命的起點，也是內心深處最熟悉、最眷戀、最認同的自我。正如“樹高千尺不忘根”，無論走得再遠，那份源自血脈與文化的歸屬感，永遠是我生命中最堅實的依託。

（指導教師：都彥梅）



怡省毓僑中學 沈金書法——相思



漆扇——熊貓抱竹 禮智鳴遠學校 劉虹



攝影——大雁南飛 怡省毓僑中學 孫康麗

	贈	汪	倫		
	唐		李	白	
李	白	乘	舟	將	欲
忽	聞	岸	上	踏	歌
桃	花	潭	水	深	千
不	及	汪	倫	送	我
			余	伊	莎
					情
					書

硬筆書法——贈汪倫

東棉光華學校 余伊莎（指導教師：呂玉楠）

英	且	西	東	連	鞭	匹	秦
雄	勿	帶	窮	天	石	馬	時
造	却	黃	碧	萬	千	高	樓
事	胡	河	海	里	峰	秋	蝶
令	論	落	群	壓	上	托	漢
人	功	日	山	幽	云	日	家
驚	績	明	立	并	漢	城	營

硬筆書法——登萬里長城節選

僑中學院總校 黃光琪（指導教師：龔康利）



紙頁間的八閩鄉愁 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李梅琳（指導教師：魯翠麗）



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